

艺苑杂谈

罗霄山脉横亘湘赣，层峦叠翠，文脉绵长。近期，湖南省文联主办、由湖南省美术家协会组织省内美术家奔赴井冈山、炎陵写生创作，我也拿起画具、行囊，一同穿行山林，寻访历史、观照现实。

井冈山是中国革命摇篮，点燃工农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；炎陵为湘赣革命根据地重要组成部分，诞生湘赣边区首个农村党支部、两地山水相连、红色血脉相通，留存着革命初创时期艰苦卓绝的奋斗记忆。相较于画室依托影像资料完成的二次创作，现场写生具备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。置身历史发生的原生场域，山间光影、空气氛围、山林肌理，皆可转化为绘画独有的色彩层次与笔触语言。群山溪流不再是可供复制的图像素材，而是承载革命记忆、具备精神厚度的空间载体。本次，有几位油画艺术家的作品，令我深受触动。

姜向东的一组风景油画，令人深受触动。他立足湘赣红色故土，以沉静克制的视角凝视山林、屋舍与原野，摒弃繁复的叙事渲染，专注于自然山水本身的秩序与诗意。画面里层叠的林木、起伏的草坡、朴素的乡土建筑被梳理成简洁厚重的形体，浓郁纯粹的绿色层次丰富，冷暖色彩平衡有度，营造出安宁悠远的空间氛围。在我看来，他的风景不只是单纯描摹自然风光，更是借山川物象承载土地的记忆。整齐的松柏、山间旧宅、延伸的道路，暗含着红色热土独有的精神底蕴。他以凝练的油画语言，弱化细碎光影，强化形体结构，用笔沉稳内敛，将内心对这片土地的温情藏于平静的画面之中。这种扎根本土、静心观物的创作方式值得学习。

林军的几组风景写生油画，取景山野溪流、古桥田垄与河畔林地，皆是湘地寻常山野景致。林军深谙外光写生的要义，用质朴松弛的笔触富有表现力。前景老树苍劲的枝干、田埂厚实的泥土、岸边参差草木，依托厚重灵动的肌理塑造物象形态。色彩温润含蓄，善于把控阴天柔和的自然光感，黄绿交织的植被、沉静的水面色调层次丰富，冷暖色调相互交融，还原出江南山野独有的温润氤氲之感。他以平视的眼光凝望故土山川，将对乡土自然的体悟融入每一笔色彩之中。这种创作方式为我们区域风景油画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参考，在寻常山水间发掘属于这片土地独有的审美意蕴。

柳一川的画作取景山林古建、街巷市集与山野步道，立足于本土日常景致，不刻意追求宏大叙事，专注捕捉山野与城镇朴素鲜活的面貌。他的绘画语言质朴纯粹，形体概括凝练，摒弃细碎描摹，以简约块面构建画面秩序。色彩温润明快，层次舒展，大胆概括光影，将南方山林丰茂的绿意、市井鲜活的气息充分呈现。笔触松弛自然，兼具写意性，厚涂肌理与平涂色块灵活结合，画面富有呼吸感。

肖家墨的乡土写生油画，扑面而来浓郁的生活气息。作品聚焦湘地溪谷、乡村村落，捕捉山野间日常图景，将乡土烟火与自然山水融为一体。画家善用厚重奔放的厚涂技法，大刀阔斧的笔触塑造岩石、溪流与林木，肌理张力十足。色彩明快通透，善于捕捉户外自然光感，冷暖色块交错碰撞，生动还原南方山野湿润灵动的氛围。画面里点缀的人物、犬只是简约概括，却成为视觉点睛之笔，赋予风景鲜活的生命力。

蒋万杰的风景，涵盖红色旧址、山野民居、室内空间与溪谷山石，取材朴素，摒弃喧闹的视觉概括，追求简约含蓄的画面气质。画家善于克制色彩，偏爱低饱和柔和色调，弱化强烈明暗对比，以概括凝练的块面造型经营构图。笔触细腻舒缓，不刻意炫技，专注捕捉景物静谧的氛围。无论是革命旧址蕴含的历史厚重感，空荡老屋留存的岁月痕迹，还是山林溪涧悠然安然的自然意趣，都透着平和、悠远的诗意。画家不追逐表层景致的描摹，而是用心感受空间氛围与时光沉淀下来的气息，在简约画面里留白，引导观者体悟景物背后的情绪。

大家面对同一方山水，却生出截然不同的表达，充分展现艺术创作多元的可能性。这大概就是艺术的魅力，画家画的不仅是眼前的山水，更是画家自己的内心。

行走罗霄山

贾文广



《残荷新柳》吴冠中 61厘米x50厘米 油画
2003年 中华艺术宫(上海美术馆)藏



《荷花鸳鸯图》轴 明 陈洪绶作 绢本设色
183厘米x98.3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

回种子自己试，只发了几片浮水的叶子，还是死了。

花还没赏完，我出差了。三天后回家，有几朵果然没有开，花垂下头，荷叶也干皱了。我没有扔掉，它依然古雅可赏。朱光潜说：“在聚精会神的观照中，我的情趣和物的情趣往复回流。”仔细观物，就得到了这种乐趣。

荷花要铺满一个荷塘才有夏日的氣勢。到了秋天，它们变成池中的简洁的浓浓点与短短线，交织成韵。在《红楼梦》中，有一个很有名的段落，贾宝玉要仆役们清理掉过季的枯荷，林黛玉却说她最不喜欢李商隐的诗，唯独喜欢一句“留得残荷听雨声”。听了这诗，贾宝玉也不忙着清理了。“扬州八怪”中的高翔画有《寒窗十咏》，里头就有一页枯荷。逸笔草草，勾勒出几片残破的荷叶与干缩的荷梗，萧条冷淡极了。没有一旁篆书所写的“枯荷”二字，我认不出这也是荷。左侧还配有高翔的行书题诗，是“池上枯荷叶，萧萧景色殊。暑风离菡萏，秋雨入菰蒲。常引江湖梦，难收零落珠。义山诗句好，珍重惜谁图。”可见高翔也很喜欢李商隐这句诗。荷的颓败是有格调的。

吴冠中的油画《残荷新柳》，把枯荷化为点线或几何推到我们面前。看这画，以为是写意抽象，但你若在一个有阳光的秋日或冬日去荷塘边看，水面匀净像镜子一般，残荷分明就是在画中的点线，原来画家有时的写意也是在写实。

听说荷花有活化石之称。因为它是被子植物中起源最早的植物之一，曾经与恐龙为邻。那么，我们可能不仅仅是与历史上那么多的画家、诗人共同赏过荷花，还与一亿多年前的恐龙都共享过荷香环绕的夏天。



《出水芙蓉图》页 宋 纨扇页 绢本设色 23.8厘米x2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

开的半掩于荷叶之间。他的线条细而圆劲，画面中荷花长而挺拔，与巨石形成了一轻一重的视觉反差。整个画面有种夸张变形的装饰趣味，古拙沉静。浮水的荷叶如规整圆盾，圆叶被叶筋均匀地分为等分，叶筋用卷曲但有力的细线，令人想起汉唐器物上的纹样。一片一片浮水的叶，则像团团的图案。两只鸳鸯悠游莲下，三只彩蝶围绕着荷花或飞或落。不容易注意到的是一片荷花上，一只青蛙正对甲虫虎视眈眈，给平静的画面增添了紧张的动势和戏剧的张力。

明末清初的恽寿平中年后的创作重心转向花卉，用色越发淡雅。时人评他“喜用湿尖”，独开一派，“空灵妍妙，着纸欲飞，可谓别开生面。”他以没骨法画荷花，因荷花花瓣较大，用大笔铺毫画成。他善用水。他的设色荷花有的在淡粉色的花瓣中冲入白粉，有的用清水冲进已写好的花瓣，即所谓“撞粉撞水法”。这种方法影响了后来的岭南画派一众画家。花瓣的边缘留下了清晰的轮廓痕迹，而中间是流动的色彩，一如自然的花瓣般轻灵鲜活。

明清时文人崇尚博古，清供图流行，文人们作了大量花朵插在名窑瓷器或是青铜花器中的画。荷花自然是他们喜爱的花材。“吴门四家”之一的沈周曾折六枝荷花与三位登门的朋友同赏。他以铜盂当花器，精心地插好荷花荷叶，以让风致不减池塘边。沈周写诗记录这场聚会，“分香客座须风细，顷盖林亭要日迟”，微风细送荷香漫客座，投契的朋友们一同消受时间，希望这日影走得慢一些。他在快乐时会想着离散。对良辰易逝的敏感，让这场欢乐的聚会有了些斯乐难常的凉意。

其实，荷花不耐剪切插花，想观赏最好还是种一片。怎么种，种在哪儿都有讲究。张岱笔下的于园最见匠心，后厅大池中奇峰绝壁，“陆上陆下，人走池底，仰视莲花，反在天上，以空奇。”八大山人画的《墨荷图轴》(八大山人纪念馆藏)画面视角也是从荷塘水底向上仰望，荷梗交错，底下大片留白。荷叶接天，铺满画面中上段。画家大概是蹲下来观察的。

但不是人人都有种荷的条件。种它不说池沼，至少需要备上一口大缸，所以古人才花了那么多精力培育碗莲吧。努力选育品种，把它缩小又缩小，就可以置于窗几上观赏了。“花发大如酒杯，叶缩如碗口”，我在花店见过。买

“八仙”过海，显神通了吗

张翼

暑期的动画电影《八仙！》刚一上映便引发广泛关注，豆瓣评分8.3，基本实现了票房和口碑的双向丰收，成为横空出世的一匹黑马。电影构思巧妙，颠覆了以往人们印象中的八仙形象，叙事结构上颇富新意，在文化精神与价值取向上依然保留了传统内核。

八仙是中国神话传说中超越世俗的得道仙人，“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”也是脍炙人口的民间俗语。而本片却把“八仙过海”诠释为“瞒天过海”，将八仙还原为成仙前的底层小人物，少了神性多了人性，从而对经典神话进行现代重构。富于侠义精神的八仙，其实有点像金庸笔下的江南七怪，虽身在市井，各有缺点，却胸怀大义，正气凛然。90后导演牟正洋如此形容片中人物：“散是一滩散沙，聚是江湖侠义。”虽然是群像叙事，但导演着重塑造的是钟离权与吕洞宾两个反差萌拉满的人物，钟离权看似玩世不恭实则一腔热血，吕洞宾看似高冷漠然实则重情重义。其他六个人物着墨不多，却没有无效镜头，无不性格鲜

明，记忆点突出。比如何仙姑，身手利落，又美又飒，为八仙中武力值最高之人。

《八仙！》叙事体系则类似于《浪浪山小妖怪》，小人物大胆挑战遥不可及的权威，构建了一曲凡人的英雄赞歌，令人观之热血沸腾，但是《八仙！》的故事架构较之《浪浪山小妖怪》要复杂很多，融合了神话、悬疑、侠盗、奇幻、冒险等多重类型，并采用局中局的嵌套叙事，打破了国产神话电影的单一叙事模式，且充满着各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反转，层层递进、环环相扣，信息量极大。

电影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，前半段是八仙各怀私心组队，计划潜入天庭藏宝阁盗宝，阴差阳错假扮神仙受百姓供奉，笑点密集。后半段是八仙发现天庭隐藏阴谋，有天庭战神之称的二郎神为了一己之私，不惜取众仙法力，并牺牲千万凡人的性命。为了拯救苍生，本可置身事外的八仙毅然挺身而出，选择以血肉之躯对抗强权，张力拉满，激荡人心。而电影铺陈八仙纷争的大故事中又嵌套着照见凡人

一个字托起一座城

李梁宁

小巷，到处充满着“爨”文化的气息：南城门广场醒目的宣传标语上，“爨”字特别突出；乐耕门老街的青石板上，有着爨文的痕迹；曲靖市新华书店以爨文化的独特设计，获得了“全国最美书店”的荣誉。

曲靖的夏天像是被人用扇子缓缓摇出来的清凉。外头正午热浪滚滚，这里却始终吹着一阵凉风，不用空调，夜晚还要盖被。

每逢周一和周四便是赶集日。我们到的第二天正好是周四。清晨，来自四面八方的乡民，在道路两旁摆满了五颜六色的蔬菜水果、肉食米线。苹果、西红柿红得诱人，绿色的蔬菜根叶透着田野的凉意，又大又长的萝卜特别扎眼。卖水果的大嫂吆喝着：“新鲜的水果价廉物美，可以随便尝尝”，一看价格，果然便宜得令人不敢相信。我们挑了几个西红柿，扫码付款时，卖货的大嫂正招呼另外的顾客，看也不看，随口答应一声“好嘞”就去忙乎别



湘江艺话

荷香环绕的夏天

廖慧文

前阵子，有个间晴的傍晚，我想起几日前看见城北的荷花开了，于是决定提桶去买。

荷花之外，我还剪了几秆荷叶、莲蓬做点缀。在荷塘主人那儿买单的时候，她告诉我有几朵大概是开不了的。荷花离了塘，生长能力就会迅速削弱，要那种花苞已经松松的才是最好的。说着她又回到荷塘采了两秆送我，“明天早上就能开啦。”

《说文解字》里说，“扶渠华，未发为菡萏，已发为芙蓉。”这种没有开放的时候，常称“菡萏”；已经开放的才称为“芙蓉”（后来也称为“芙蓉”）。回来的路上，我拢着一桶花，整个人被荷风环绕，心里忽然就像揣了欲放的花。这是迎接夏天的特有的雀跃。

回家把荷花插起来，第二天一早果然开了两朵。荷花的花瓣是很不牢靠的，边开边落，落下来的像个小盏儿。花瓣尖尖一点浓的洋红，沿着瓣里的筋轻轻地散淡开来，那红传到花瓣的腹部。就像笔尖蘸着颜料轻啄了水面，色彩轻轻慢慢地扩散到水中。

中国是荷花的原产地，因此荷花入画很早。汉代画像砖、石刻中已出现荷花、采莲图像。荷花成为主流经典绘画母题，要等五代时期。黄筌富丽、徐熙野逸，他们俩画的题材和画法不同，但是都选择画荷花。荷花临水照影，生在亭台楼阁，便端庄秾丽，在水汀洲渚，便朴素清幽，可谓“浓妆淡抹总相宜”。由于疏水层的存在，其花其叶还不易被脏污。或许正是如此，它逐渐固化出高洁、清雅的人文象征内涵。

宋人是细致的自然观察者。故宫博物院藏的宋人小品《出水芙蓉图》里，一朵红荷在画面中心。应是正有一阵凉风吹来吧，花瓣被吹开，朝一个方向倾斜，有种不胜凉风的娇羞妩媚，动人心弦。宋人善“格物”，诗意与物理并重，这花瓣染得新亮且轻盈，瓣上红筋、花蕊花粉，都被细细描摹。仔细看，花蕊还随着花心的莲蓬排列，也形成了一种动态排列之美。荷花下的荷叶有卷边或些许破损，这应是出自画家表现自然客观真实的想法。这幅小品是扇面画，想来炎炎夏日，执这样一柄官扇，动摇间便有来自水榭荷池的欣欣清气入怀吧。

明代的陈洪绶自号老莲，他画的荷花则如清供静物。《荷花鸳鸯图》轴中，有四朵荷花，俯仰欹侧，风姿各异。一朵全盛，一朵还是花苞，另有两朵半

影视观察



《八仙！》电影海报。

一方水土

还在5月初，我和夫人就做了一个决定，今年夏天去云南曲靖避暑。一想到曲靖，我立刻想起那个鲜为人知，但又是书法爱好者必须了解的“爨(cu àn)”字。这一趟，终于能在它的原产地看到它的原形了。

落脚曲靖，沿着南城门往东走不远，便到了爨碑所在的前曲靖一中，爨文化博物馆坐落于此。跨进大门，我们便被地上大大的“爨”字吸引。穿过长廊，“爨碑亭”赫然在望，《爨宝子碑》的石碑立在玻璃罩里。那些爨体文字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。“爨”字上头像是一群赶路的人在乡村小路上相遇，互相侧着身子礼让；下面的“林”字是茂密的树木为他们遮风挡雨，而最底下则是一簇火焰，如这里的百姓一般的热情。所有的笔画似乎最终都落到了那簇火焰里：朴实、沉稳、温暖、自由。

碑主爨宝子，陆良人，是爨氏家族自中原南迁后的后辈。19岁履职建宁太守，23岁病逝，死后僚属为他立此碑。一个只活了二十三岁的年轻人，就这样被一块碑留住了。他所代表的爨氏家族，在这里统治了近五百年。中原农耕、儒学教化、汉晋职